

# 豪爽女人何春蕤

## ——談掃黃廢娼(下)

從過去到現在，主流婦女團體對待性工作者似乎只有三種態度，一是救援，二是掃蕩，三就是比較新的所謂管理監督之說。可是這三條路都是由外至內，由上至下的心態和作為，受管的、被救的、被掃的女人沒有說話或自主的權利。難道這就是我們對待姊妹之態度？女性主義的性工作立場因此必須是由性工作者主體位置出發，對性、對性工作都採取正面的、支持的、肯定的態度，更要用積極的作為來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條件。

關心公娼，關心女性被剝削，絕不能同時還吝於給她們讚揚，絕不能同時還吝於給她們肯定。(就好像，關心大陸同胞，反對中共政權，絕不能同時還表現台灣同胞面對大陸同胞時的驕傲施恩心態。)

除了以上的觀念革命之外，我個人還有幾個比較具體的看法：公娼絕不可廢，相反的，我們要思考改變性工作者的工作條件，好讓私娼公娼都有機會因為更正面的公共化、公開化而得到更多保障，發展出更多自主控制勞動條件、勞動場所、勞動果實的力量。性工作行業中當然有黑幕，當然有惡行，我們當然要嚴厲的揭發並消滅它們；但是繼續放逐這個行業和其中的人口，只會使得弱者恆弱而已，唯有積極賦予從業

人員權利／力，才能支持性工作者自主掌握她們的生命，脫離人口販子、黑道、老鴇、保鏢的剝削，脫離警察的暴力和踐踏，更脫離救援工作者、衛道人士、女性主義廢娼論者的施恩式籠罩。

這裡，很重要的，當然同時牽涉到性的平反和性工作的平反。唯有當性不再被視為羞恥污穢，當性的經驗和探索是可以談論和溝通的事，當從事性工作不再被污名、不再被一竿子打成人生的羞恥，不再被人歧視，而能夠擠身於快樂希望的台北市的寬廣大道，能自主的形成由性工作者自行組織、自己掌管、合法的性工作者組織，在收入有保障、疾病有防治、人身有安全、工作有尊嚴等方面都能實現自主——這樣的做法才是真正對她們友善、對社會有利的做法。在公的方面，比方說，政府用法令規定消費者一定要帶保險套、以法令規範性工作的勞資關係、以具體的資源協助從娼者自主立業經營(行政院青輔會不是有創業輔導辦法嗎?)，這些具體的做法都比作秀式的廢娼更能改善性工作者的處境。

最後我想說，邊緣人口先因為社會的不義而被剝奪實現人生的選擇權，再因為替社會補洞的救援團體而被剝奪在逆境中抬頭挺胸的尊嚴，這種「救援-廢娼-管理」的異曲同工政策，只會陷性工作者於無路可走的地步，更陷所有女性於身體貞潔的白色恐怖之下，這樣剝奪女性身體自主的策略絕對需要嚴厲檢討。

6) 目前婦女團體對於色情議題有具體在推動的，是反雛妓、站在保護兒童的立場發言，然而青少年自願從娼或是從事與色情相關產業(檳榔西施、色情電話……)的比例提高……這麼看來，依據成年、未成年的界線畫分是否有問題？對於青少年自願進入色情產業，你如何分析看待？

成人在這個年代——也是資本主義的消費形態鼓勵兒童和青少年愈來愈有自主性的時代——最喜歡談保護青少年、保護兒童，而且喜歡用色情和性工業的惡毒醜陋來創造急迫感。這其中所包含的對性工業的歧視和醜化，我在前面談情慾的多樣化時已經處理過。說實在的，當性被污名化、特殊化、成人化時，只要青少年和它發生連結，就特別加強了成人的憤怒和惡感，形成恐慌。不過我倒覺得，在眼下這個日益複雜化的社會中，青少年所面對的真正危機是家庭及學校中的過度剝奪主權、是親人或師長的踐踏自尊、是很早就認識到的成(親)人暴力，這些事情的普遍以及它們所享受到的正當性，遠遠超過青少年在性工作中的「受害」，怎麼就沒看到進步運動展現相同的急迫性呢？

很明顯的，青少年在情慾上受到極大的監控，比起女人來，他／她們在物質條件和情慾資源上都有很大的限制，連正當性都談不上。情慾的多樣化並不是被種族、年齡、階級、身體殘障、工作職業等範疇所絕對分隔的。這也就是說，不是西方女人或非洲女人比較喜歡有變化的性經驗，而東方女人的情慾就是忠貞無欲的。

文 / 何春蕤  
圖 / 破資料庫  
社會出擊專欄





更不是某個年齡層的女人才會有某種情慾能力——有的女人覺得自己在大學畢業以後的年齡才具有處理性交關係的能力或「性心情」，但是也有的女人在國中時代就願意開始活躍的性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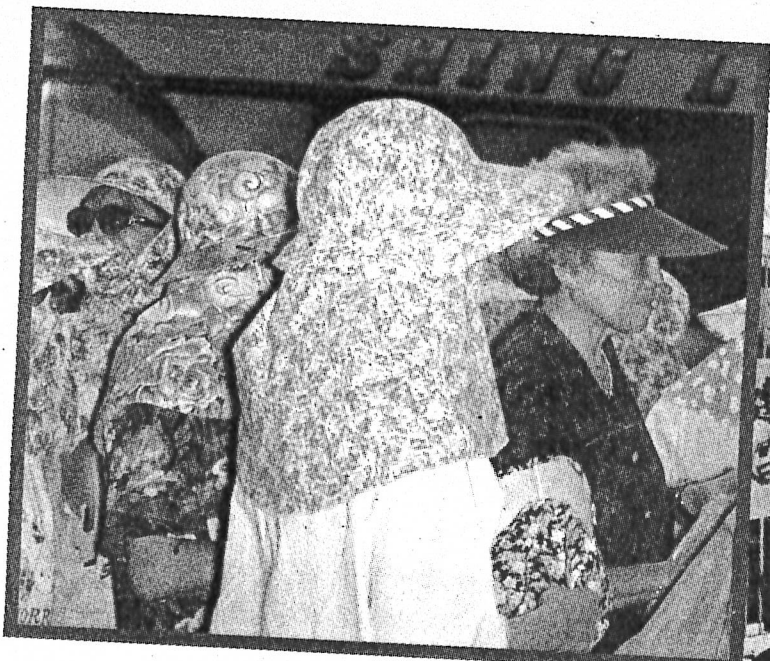
人不都是一樣的，而年齡／性別／種族等不應構成我們判斷個人能力的準則。我們不能因為青少年／女人／第三世界東方人（相對於白種西方人而言）是弱勢，而用「保護」的說法；說穿了，「保護」言談本身就是一種歧視言談。像「青少年不應開始活躍的性生活或接觸色情」之類的說法，就是建基於年齡差異的一種歧視，它和依據性別而建立的歧視並無不同。

女人過去受到父權的歧視，就是因為父權把女人一體視之，認為女人無知無識、能力差、缺乏獨立判斷能力、自主性不強、易受蠱惑、教育不足、情慾和男人不同，等等。在百年前婦運萌芽時，這些其實很符合絕大部份女人的現實，只有少數女人是例外，但是當時的婦運者仍然認為這是歧視而要求性別平等。同樣的，今天的成年女人不應該在年齡的軸線上內化父權，而以父權一貫的矮化伎倆來對付青少年。

在情慾的事上把成人和青少年分開對待，這是一種歧視。我們堅持性別平等，也同時堅持年齡平等；更何況長遠來說，青少年的解放，年齡的平等絕對是婦女解放運動瓦解父權家庭的重要條件。

昨天女人才說性別不是天生的，是社會建構的，把性別當作天生是掩蓋性別歧視的手段；今天女人難道卻要說年齡是天生的？青少年或年齡代間之分是歷史—社會的建構，是工業化以後一連串的工廠（童工）、大眾教育、兒童保護、消費（次）文化……這些變遷的演化結果（我將努力在未來寫一篇這方面的專文）。總之，女人不要把男性壓迫女人的那套「天生不能自主」，再運用到青少年身上。

7) 妳認為情慾解放論述與色情議題的關連為何？是因為情慾壓抑扭曲，於焉色情行業產生？還是情慾解放論述形成混淆的效果，更將女人推入色情行業……



情慾解放論述一出就有好多「自然」的聯想，有人說情慾解放會被強暴犯用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有人說情慾解放會使女人在性的事上失去自主的能力，現在這裡還有人說它會把女人推入色情行業。反正，沒一件好事。哇！情慾解放論述還真厲害呢！

用點腦子想一想吧！強暴犯需要用情慾解放來承認他是有理念的進行強暴嗎？比較好的脫罪方法是說自己看到色情或女性暴露而一時衝動失去控制吧！還有，真正使女人在性的事上失去自主能力的通常是從一而終的優良美德，是為愛獻身的偉大情操，怎麼又怪到情慾解放了？我倒真想知道，為什麼人家覺得情慾解放有道理，願意嘗試的時候，你卻會說那是「混淆」的結果，是使得女人失去自主能力的惡因呢？難道你私下覺得女人要是真的自主就絕不會在情慾上開拓嗎？

如果情慾解放論述有這種效果——能使女人不怕色情，不介意使用色情，還能促使被迫進入這種行業的女人不至於更加羞愧，而使自願進入的女人驕傲於自己從事的色情行業而在其中努力改善工作條件——那我可真的太高興了！

老實說，如果女性主義論述形成的效果是使得女人自以為為義，想做良家婦女，想進入一夫一妻婚姻，厭惡別人的情慾表現和口味，那才令我憂心呢！

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覺得和陌生人上床是傷害，是不能忍受的事；也不是所有的女人在看色情時都覺得噁心，覺得受到侮辱。你當然可以說那是因為這些女人受到父權思想的洗腦，已經失去判斷的力量。不過，反過來想，要是她們覺得讀書很痛苦很噁心，因此決定來拯救女知識份子脫離讀書的苦海，妳又作何感想呢？妳覺得她們的想法很荒謬嗎？她們還認為女知識份子已經受到父權理性思考之洗腦，因此對父權所規劃的上升途徑甘之若飴，從沒想過要抗拒讀書呢！對了！是什麼原因使你對「讀書上進」之路的優勢地位毫不反省呢？

色情工業是很龐大，女性在其中是很弱勢，但是全面掃黃就改變了這個產業的體質嗎？就消除了這個產業的存在嗎？就幫助了現在在其中奮鬥的數十萬女人嗎？這是唯一幫助她們的方式嗎？有沒有別的方式是不需要繼續醜化她們的處境的？有沒有不帶性歧視的援救方法？女性主義要不要從這個起點開始思考？



能在色情世界中自在出入的女性也許是少數，就好像能在政壇呼風喚雨的女性也是極少數一樣，但是我們需要做的，不是滿腔挫折的、籠統的、抽象的說「因為色情／政治的世界是改變不了的」或者「這些少數的女人的力量太薄弱了」，因此堅持一定要掃黃。事實上，這些少數的女人已經在她們有限的位置上打拼了，我們為何不發揚光大她們的經驗和策略，擴大她們的影響力，讓她們的作為能在那個領域的內內外外都形成催化的效用呢？

有些人在談這些事的時候，最喜歡講的就是父權制度與力量多麼龐大有力，色情工業又如何龐大有力，男性好厲害，不管是新興的網路媒介，還是舊式的教育管道，到處都已經成為男性霸權籠罩。我在很多地方都已經批判過這種把社會現實或宰制「客觀化」(reified)而且當作既定的(given)統一整體(totality)的觀點。相反的，我想指出：社會現實或整體也是需要不斷建構的(甚至根本永遠不可能建構完滿)，而宰制就正是靠著「宰制是穩定與力大無窮的、能動主體之反抗沒有什麼用」這樣的消極看法來維持宰制、繼續建構其實在。

女人當然能在色情、性工作、邊緣情慾方面改變性現實，而且性工作者、女同性戀、豪爽女人比其他女人更能夠在性戰場上鬥爭(這並不神祕，就好像資深女政客比其他女人更有經驗在立法院鬥爭，或者女工更能在工廠鬥爭一樣)。而且如果我們支持她們的鬥爭，提供更多火力，就有可能改變性的性別意義。對於這點持懷疑態度的人，我首先要說：我們不要以我們自己的位置和經驗去否定別的女人，不能因為我們自己在性方面是弱者，就認為所有女人在這方面的抗爭都沒有用，都只是主觀的阿Q勝利。讓我們反過來想，如果那些性邊緣女人說：「講理論、讀書本的女知識分子才缺乏真正的生命力量，沒有以血肉之軀天天和男人鬥爭，女知識分子靠的只是主流男權社會賦予她們的階級、知識、地位、道德身分特權，所以好像可以發言盈庭，好像發揮了點改良力量，但是畢竟是有限的體制內調整」云云，這是否能讓女知識分子能反省到不同位置女人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呢(如階級或年齡的支配)?否定別人的力量、否定別人反抗的有用性(例如：「性領域不是有效抗爭男權的地方，政治經濟教育才是」這類說法)是不同位置的權力競逐的一部份。換句話說，對性邊緣女人抗爭的否定不但包括了性壓迫的成份，也有階級、年齡壓迫等成份。

其次，對於「性工作者、女同性戀、豪爽女人、喜歡色情素材的女人，她們的文化政治和集體鬥爭可以改變性的性別意義」這個命題持懷疑態度的人，其實都是性的本質主義者。本質主義者把男權社會看作龐大力量的統一整體，所以她們認為即使女人主觀上不覺得受害或吃虧，但是體制的客觀力量也使她必然受害吃虧。其實這也就是說女人在性方面就是弱者，性的性別意義是固定的、既定的、已經被建構完成了，而且性的這個男性霸權建構和體制的其他權力關係或力量(資本主義的發展、媒體的發展等等)彼此都沒有矛盾，而構成天衣無縫的宰制系統，所以女人的反抗是沒的。

其實，那些強調社會建構是既定、固定、完滿的、不易改變的人，根本就是另一種本質主義，只是從生物決定論

變成社會決定論而已。真正的社會建構論不會認為只要陽具插入，或只要是未成年女孩，或只要不是婚姻內的性，女人就必然吃虧了。社會建構論總是認為性的性別意義(當然還有性的階級意義、性的年齡意義等等)是可以被重新定義的、被爭戰的、被改變的，而且已經在很多在地的脈絡、次文化縫隙間，被很多勇敢的女人或少女改變了，這些新的性的社會建構需要我們維持、發展與支援。

我們不要幻想一個女性主義的政治大革命之後，就可以使性的性別意義自動改變，或者屆時女人才會有更多的資源與力量去改變性的意義，現在則不要去碰這個問題(想想看這是什麼立場和社會位置的女人的看法)。持這種立場的人以為有些別的痛苦(像性騷擾)、別的議題(像女人參政)是比較急要的，比較根本的，情慾領域的需求(像歡愉)是比較可以忍受的。是啊！對妳而言或許是可以等，可以忍的，妳不需要嘛！可是對別的女人而言搞不好是一刻都不能等的。妳又有什麼資格輕看別人的需求呢？

老實說，現在很多女人，特別是女政治人物、女學者……等等，並不是沒有資源和力量，但是為什麼她們在性領域卻遠比不上性邊緣女人的鬥爭力？由於不同樣的人格構成經驗，知識女性反而更難有身體自主權，亦即，難有自由展現自己是一個「性動物」(sexual being)，自由展現身體性慾，等等的權利。我想問的是：你有這樣的身體自主權嗎？我們為什麼要等到「革命之後」才能有？我們將來可能擁有嗎——如果我們不現在就要求的話？

啊！說穿了，什麼時候才可以談論性的問題，根本就是一個爭奪哪種女人能擁有決策權的問題。★

